

林克健
著

人 世間

Renshi Jian
世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人 世 间

Renshi Jian
世
人

林克健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世间/林克健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500-0402-3

I. ①人…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1123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23(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人世间
作 者 林克健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营大道 69 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ISBN 978-7-5500-0402-3

赣版权登字:05-2012-1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海市蜃楼	1
第二章	真戏假做	25
第三章	阴差阳错	47
第四章	曲径通幽	67
第五章	归去来兮	88
第六章	忘年之交	105
第七章	手足对阵	126
第八章	单刀赴会	148
第九章	相依为命	171
第十章	莫名其妙	189
第十一章	旧恨新仇	210
第十二章	天理良心	233
第十三章	生死相托	253
第十四章	屈原苏武	273
第十五章	暗箭难防	294
第十六章	知遇之恩	312
第十七章	一言难尽	332
第十八章	烟消云散	361

第一章 海市蜃楼

海面上刮着西北风。

一艘机帆快船打了个转，才张满双帆，也许是机器坏了，一时还赶不上前头那艘看似笨重的货船。眼看着“福”字号乌龙货船张满三帆，破浪前行，机帆船里便传出喊叫声：

“落帆！落帆！要开枪喽！”

顷刻间，海面上枪声大作。

货船老舵手知道船主事先与租船货主击掌相约：按航日收费，行、止听命于货主。因此，他此刻趴在甲板上，依约等待指令。货主林继祖在海上行商有年，此类事遇得多了，虽然听到了枪声一时难免紧张，却并不十分恐惧。他每次都无奈地听命：落帆停航，破财消灾。此外别无选择。但今次他既请人护航，自应听听保镖的意见。保镖阿海十分明白林老板“对付不了就应尽早停航”的交代，但他在听了几声枪响之后，只是凝神侧耳，未即刻作出决断。林继祖看着这位约莫二十岁的大块头年轻人，两腮毛茸茸的胡须连接到鬓角，浓得不能再浓的眉毛下，一对眼睛眯着，其镇静的神态像个老江湖剑客，因而断定这小子有御敌把握。

突然,阿海抓起步枪,猫着身,一出船舱就箭也似的纵身跃到船尾。他俯卧着,举枪眯一眯眼。于是近处过往航船上的人都看到,一艘双帆船随着两声枪响,绳断帆落,在海面上打秋千;远处船上的人,听到枪声才明白,那不规矩的落帆是怎么回事,无不认真地移目远眺那艘“福”字号乌龙船。

枪声停了。阿海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右手握住枪柄,枪口朝下;左臂略微举起,向逐渐远离的“快船”招一招手。那不是胜利的手势,只不过是说:“兄弟们,对不起了,各事其主!”是的,阿海不问便知,那快船上的人,十有八九是他同村的乡亲。

阿海不但眼神锐利,耳朵也特别灵。他一年只有看几次社戏的经历,却能透过震耳欲聋的锣鼓与京胡声,分辨出三弦琴是否弹走调了。因此,在家乡海域里传出的那几声低沉的老“汉阳”枪声中夹杂着偶然一响的“比利时”洋枪的尖叫,是瞒不过他的。他自幼就在村里的打靶场边看射击、听枪声,一共只有那几把枪,年复一年,早已能做到凭声调辨认出子弹是从哪支枪管里射出的。所以,他此刻根本不觉得是海匪在追赶,倒像是伙伴们在打靶呢。他断定奶哥郁家贵必在那艘船上,但他最担心的是结拜小弟郁牛弟跟着这位结拜老二被自己击中。这就是为何他初次护航,临阵能不慌乱。在他心里,大家都要过日子,不抢穷人就不算强盗,如果不是跟了这位林老板,自己或许也在那艘机帆快船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海放了两枪,击断帆绳就收手。再说,林老板再三交代:“商场上不可树敌,人货平安就好。”

二

阿海姓王,他从来没忘记自己的原籍是福建省福清县第三区龙田镇港头乡,只因双亲早丧,又无叔伯收养,自幼就投靠郁家村外婆家,如今原籍倒难得有人认识他。大概是天生苦命,元宵节那天,老外

婆为他煮了一碗生日兼节日的蛋面之后，就撒手人间，那时阿海八岁。此地穷人多，无处讨饭，因此，当他把外婆剩下的几片“番薯钱”，即晒干的番薯片吃完了之后，只好跟着村里的阿婶、阿姆们，到海滩上摸小鱼、捉小蟹饱腹。在收获的季节，他就扛一把小锄头，自别人收后的田园里，找寻遗落的“番薯尾”，并把那些多半拇指大的番薯，晒干了留作年粮。老天倒也公道，没叫这穷孩子饿死，还让他身上照样长肉。

郁家村虽然穷，但村里倒有个雅称“书院”的所在。阿海听老人们说，多少多少年前，本村还出过进士呢。这年头村里最有钱的几户人家，已把孩子送到龙田镇小学读洋书了，但一般人家的孩子就在郁氏宗祠办的私塾上学。不过，当家长的每年要交十斤番薯钱作杂费。老师是本村人，虽然是落第秀才，但经书背得很熟。教室分南北两间：南书房为幼学班，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北书房称四书班，读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位教师要同时教两个班，郁老师只能轮流讲经，学子们也只好轮流听经或念经。因为阿海不姓郁，不能上郁氏私塾，况且他只有番薯蒂，交不出十斤番薯钱。但那难不倒小阿海，他每天吃过番薯蒂，就趴在书院窗前，听郁老先生讲经，算是插班旁听生。他第一次听到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之后，跟老师转移到北书房窗口听：“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其实对小阿海来说，幼学班与四书班一样，不管老师怎么解释，他都是似懂非懂，反正统统把它记在肚子里就是。因为没有课本，所以他听了不少课，还是一字不识，更不知怎么写出来。

阿海识的头几个字，是在龙田镇“公共厕所”里，奶哥郁家贵教的。那时福清厕所的墙壁上，都写满白字打油诗。有一首“杰作”，全县

厕所都可读到：

脚踏两边翘，手捏毛(无)钱票。

身体没有病，哼得唉唉叫！

阿海蹲在茅坑上“唉唉叫”时，面对墙壁，就照奶哥所说的，用瓦片在地上“自左至右，先上后下”依样画葫芦。不出数日，村里各家的墙上都可看到阿海的“书法杰作”。识字的人自然感到这句话不雅，但不识字的人就无所谓了。既然大人可在龙田镇的白墙上写满“仁丹”、“鹧鸪菜”等等大字，小孩子阿海为何不可在村人墙上写小字？不过他写来写去也只有这几个字。

年复一年，小阿海把老师教的经差不多都记到肚子里了，但他还是要继续听经，因为老师说“学无止境”、“温故而知新”。此外，他对老师每学期结束前讲的《增广贤文》特别感兴趣。他认定评话(说书)先生的“自古道”，多半是从这本经里来的。不幸有一天阿海出了问题。原因是老师每隔日都要考学子“默写”，奶哥郁家贵每到此刻都坐到窗口去听奶弟阿海背经提示，因此成绩总是第一名。不服气的学子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抢占靠窗座位，这样一来，近视加老花眼的郁老先生终于识破天机，再也不许阿海旁听了。阿海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旁听生涯，那是无奈的事。不过，阿海把这些窗前学到的经典，加上戏台看到的——他认定那是有凭有据的历史，再加上评话先生的诸多警句，组成了满腹经纶，满嘴“书语”，说起话来可以文绉绉，不那么粗俗。他跟大人们一样，知道这世界分做两国：中国与外国。但那外国就是番邦，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不是所有大人都知道。

阿海虽然好学，但有时也觉得学得越多，疑惑越大。那评话先生最痛恨的是“男盗女‘枪’”(福清话“娼”与“枪”同音)，使他百思不解。他曾大胆地在散场时去求教，评话先生却用扇子敲他的脑袋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于是乎他把一切都寄托在自己尽快长大。他恨不

得一年只有十天,只有一天更好。周瑜十三岁当都督,不同戏班都这么演,是不会错的。他屈指算算,自己也快了。可是,福州来的评话先生每次开场都唱道:“时光流逝,马齿徒增。”他用手指往嘴里摸摸,发现自己倒真的长了不少牙齿,可是还这么穷,这么没出息,难免感到伤心。

一条南北走向的土路把郁家村分成东西两半。同是郁姓族人,村西人多种地,村东人多捕鱼。农闲未必遇上歇海,因此,每年“拳馆”、“枪馆”东西村分别举办。教馆的都是无事村的俞老教师爷,他是公认的龙(田)海(口)天下的盖世英雄,十九般武艺样样精通,比别的师爷多出一般放枪的新法。阿海不分东西南北,有“馆”都去凑热闹。他跟着练了一套“少林童子三制拳”之后,感到乏味并悔恨自己生得晚,不然,必能学到俞老英雄当年“力举千斤,飞檐走壁”的武功。如果那样,自己的本领就跟周瑜“相搏不过田埂”,不相上下了。但也不错,周瑜不会放枪,这使得自己大有机会与他打个平手。想到这里,小阿海又乐了,只不过因年少端枪不稳,况且子弹钱要各人自付,这使得他一时还不够资格上场摸真枪。虽然如此,小阿海还是借木棍学着师傅的身法,馆内馆外,年年岁岁,嘴里不时发出尽量响的“啪、啪”声。工夫不负有心人,在阿海有机会真枪实弹射击之前,已从“形似”练到“神似”老师傅了。

阿海十六岁那年,已长得比村里的大人都高。老人们常说,本村海滩的小鱼小蟹最补筋骨,你看那缺粮的阿海,臂上的肌肉会随着他握拳收缩,多么有力。这一年,他跟着老大哥郁阿土,抬花轿、扛棺材,不论本村外村,只要有机会,都争着去赚几个钱。他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反复数着,一天又一天地等着,秋去冬来,终于又开馆了。他在师傅指点下,端起了真枪。一发子弹要带走他多少汗水呀,怎能轻易放出!他按师傅规范姿势俯卧,眯着眼,瞄准,再瞄瞄准。在急迫的呼吸

过后,屏息,开响了他平生的第一枪!不知怎么的,他自己好像没有听见响声,或者说枪声没有他平时嘴里叫的那么响,但俞师傅翘起了大拇指。因为第一枪就能打中鹿头靶心的徒弟,阿海算是第一人。原先俞老最得意的徒弟是郁家贵,他是第三枪击中靶心。

在四九即三十六天的“枪馆”结业时,阿海已能多次击中活动靶鹿茸支端的定点,虽然还不能做到“百发百中”,但除了郁家贵心里还有保留之外,所有人都服了。才过了第二馆也就是两年之后,“神枪阿海”的名声,就以本地人特有的传播方式,向四乡八里扩散开了,越远越神。替阿海宣传最出力的无疑是俞师傅,以至于人们一见到他,就先说声“我的徒弟神枪阿海”,以节省老人家重述故事的口水。大家心里都明白,俞师傅是最无私的,他完全是为了“我的徒弟”。不幸阿海名声虽大,但认识阿海“本尊”的外村人,可说一个也没有。本地同名人名人实在太多,在村里这不成问题,人多的时候,大家叫名字都加个定语:村东阿海、前厝阿海、老阿海、小阿海,如此等等,从来不曾弄错,但出外就不一样了。你如果在龙田街上大声喊叫“阿海”,少说也有三五个来自不同村庄的人回头看你。因此,阿海空有一身好枪法,还是找不到饭碗,还得在家喝番薯汤。那一粒粒可以数出来的白米饭,只有等到给喜家当帮工时,才能尝到。听老天安排罢,也许得等机会下海当“梁山好汉”。自己人自然不应把“劫富济穷”的事叫做当海盗,那难听,该叫“走海”。请记住,走海!

阿海未遇到走海机会。农忙时他到处打短工,闲了就跟结拜兄弟们混着过日子。

在郁家村,结拜兄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形式。除了阿海,村里人都姓郁,他们本来就是叔伯兄弟等关系,为何要重新洗牌,乱了辈分,结拜成“兄弟”呢?说来话长。

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村里风行自年初四至元宵节,各家轮流吃

饭,那就要有十二个家庭参加轮转。每家办一次饭菜,可“闲吃”好饭好菜十一天。这对于一年到头吃番薯汤的种地人或渔民来说,的确是创造性的安排。但近邻往往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未必都能凑满十二家,这就要结远亲了。男孩子过了十六岁若无处结拜就会很孤独。既然找人结拜仅仅是为了那十二天,那么,他们之间可能亲近些,但并非“不同生,必同死”的铁血关系,正月十五之后,就各忙各的事,未必密切来往。

阿海这一帮人,有些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未结拜的时候就常在一起。因为阿海一人为“家”,他那儿可以海阔天空、“七粗八臭”地瞎扯,没大人管。这些人或者因为家贫办不起饭菜,或者因为“正月头”里仍可挤在阿海屋里干聊天,虽然没有饭菜可吃,却也不觉得寂寞,所以都迟迟未结拜。但这帮人中郁大乐是个活跃分子,他不但话多、声腔大,绰号“大镲”,还不甘寂寞,多次鼓动要热闹一场。有一天,他买了一壶番薯烧(酒),约齐了十二个同村小伙子,趁夜黑时刻,到余家村财主哥地里,每人偷拔一捆花生,在郁家村边的墓埕上用稻草烧烤。他们没有“山盟海誓”,也不必上“刀山火海”。十二个人轮流往酒壶里吸吮一口番薯烧,随后一起跪下,对火焰拜了三拜,就成兄弟了。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往草灰里摸花生吃,乐到鸡叫了才散伙。

第二天,郁大乐问了每个人的生辰并依次把它写在阿海家的墙上,他自己排行老五。他是阿海家的常客,有他在,屋里总热闹。

老大郁阿土,比阿海大六岁。阿海外婆去世后,这位当时十四岁的大哥主动来跟八岁的小弟弟合床壮胆。后来,也就是他带着阿海去打零工赚点钱过日子。即使烈日当空的大暑天,他也不戴斗笠,因此脸面晒得像包公。他年轻时跟大镲相反,话很少,常常是想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但阿海很听他的,也与他最亲近。

跟阿海亲近的还有两位:

老二郁家贵比阿海大个把月。他母亲分娩后卧床不起，奶水欠缺，把他饿得皮包骨头。阿海母亲回娘家时，见对门这孩子可怜，就接过来喂奶。自然，郁家也补贴她一些番薯钱。就这样，他与阿海同吃一个母亲的奶水长大，算是奶兄奶弟。他在私塾之后曾跟着父亲到镇小学读过三年洋书，可是因过早失学，进不了村里的读书帮。一年过一年，他只好跟着奶弟阿海，加入这个“做田猴”帮，要不然，正月初四到十五的日子难过。他是这帮兄弟中识字最多的人。

老十二郁牛弟在老大郁阿土到外村做长工的时候，趁机睡在阿海床上，免得跟父母“挤床拖被”。他什么事都听阿海的，因此，郁家贵戏称这个老十二是“王伯当死跟李密”。

结拜兄弟中，老大及老四以下各人，虽然晚上挤在阿海屋里瞎闹，高谈阔论什么“论功行赏，大秤分金银”的大话，但白天都去种地，只有老二、老三例外。老二郁家贵觉得自己是读书人，不该在家种地，因此，他的父亲一死，他就把田园出租。可是，他家那两亩地的租谷并不足以维持生计，想要衣食不愁，就得找门路，这就是为何他白天常到街上走走。老三阿海无工可做的时候，也常陪老二上街。这对奶兄奶弟，一个不想种地，一个无地可种，那是最有可能结伴，甚至带一帮兄弟走海、落草为寇的。但世事难料。

“福”字号乌龙船货主林继祖家住渔溪镇林家村，是福清县名士林尚南秀才的长子。林尚南十五岁就中秀才，因此十分清高。但他考举人时，据说因不肯出钱向主考官行贿，虽然是第一卷，却落榜。同村的老人们都说，土地公为之鸣不平，让“地牛”叫了三天三夜，连村民橱里的碗具也惊得格格响。落第举人心灰意懒，自己既然矢志也就无意让儿辈去取士，反正家业殷实，田多粮足，衣食不愁。他家到底有多少良田，外人七嘴八舌，也许传说的比他实在的多些。

秀才的长子虽然取名“继祖”，但此子无意继承祖业。他好交朋结

友,另有一番志趣,二十岁出头就常离家远游,招了一帮人经商。开始时,他每年秋后自莆田县涵江镇海运龙眼干,即北方人所称的“兴化桂圆”,到福州市变卖。入冬时则自福州运福橘到涵江、厦门。他南来北往,所经海路处处进贡“买路钱”,倒也通行无阻。可是,近来有时会遇到小股散匪,半路杀出,防不胜防。因此,他早就萌生请一两个保镖护航的想法,但举棋不定,主要是担心此举如果对付不了海盗就会更糟糕。他已十几年不到龙田街了,人们不知这位当年常来的名门阔少,今次到此有何贵干。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在饭店刚落座,就遇到“我的徒弟神枪阿海”。不言而喻,他俩一拍即合。

俞老拳师是否有“飞檐走壁”的轻功,由于他每年都有新徒弟出道,因此就成为本镇“店头闲话”里永恒的第一大疑案。因为你不难遇到一个人说“我亲耳听我的亲戚说他亲眼见过”如此这般,却找不到一个“我亲眼见过”的活人来证实俞师傅的确能飞。但无论如何,今天两个银元落袋之后,这个古稀老汉朝着郁家村走去,健步如飞,倒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四十来岁的林继祖,跨着大步好容易才跟上。有老师傅亲自引荐,阿海哪有不同意的道理。护一流水船,每天吃白米饭且不说,还能得五个大洋的包银,天下有这等好事!快20岁的阿海,乐得像个童子。他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傅朝他拼命挤眼,难道五块大洋还能嫌少吗?

三

阿海受聘在船上当保镖,他的职责是很明确的,不必做什么分外事。但自从他头一次护航放了两枪,这“神枪阿海”的名声,就随着枪声与落帆,迅速地在海面上传开。小股海匪一看到那“福”字号三帆乌龙船,便逃之夭夭,谁都不愿意去撞阿海的枪口。至于大股海盗,他们各自占海为王,收了买路钱就保你平安地过他的海域。两股海盗“拼

海”争夺海域的事,是不常见的,就连林老板也只偶遇一次,避开了事。因此,阿海在船上本职无事,闲不住就什么杂务都做。时间久了,船工们赌牌九也叫他看茶伺候,这惹得林老板对船工们发了脾气。自然,林老板是很赞赏阿海的,但那不仅是看重他神枪护航,绝对不止于此。

林继祖心中隐藏着难言之痛:他的独养儿子林建新十六岁那年,跟邻村好友林子培一伙人走了,至今音信杳然。要说儿子当土匪去了,那是绝无可能的。他心里早就猜测,儿子当共产党去了,只是不肯说出口而已。他的妻子林叶氏为儿子的事到处求神拜佛,家里供的观音菩萨,自然是天天上香。还有那远近闻名、十分灵验的黄檗山万福寺的佛祖和竹溪寺的张天师,她都经常去许愿,但还是祈不回儿子。林继祖心里明白,入伙共产党的儿子,即使回来了,也不肯跟着自己做生意,倒是这个阿海……

阿海醒来时,发现老板凝神地望着自己,不知又有何见教?自从林继祖对船工们发了脾气,阿海懂得这世界重在“分”字。船归船,货归货,自己是林老板属下,看好货、照顾好老板就是。时间一长,他跟老板说的话也就多了,并大胆发问。因此,他知道林老板去过南洋,二叔在新加坡开车行,三叔在一个叫做邦墩(万隆)的地方开三间店铺。他也自此懂得了外国分好几个,有英国、荷兰国等等。只是新加坡回来的福清哥说的“祖家货”,指的是英国货,不是福清光饼,这一点他想不通,要等老板高兴时,问个明白。在诸多问题中,阿海想得最多也最想问的是:虽然桥归桥,路归路,但桥与路是连在一起的。评话先生也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这分分合合也是人做出来的。他想问的话,憋不住了:

“林先生,你为何不把这“福”字号买下来,船货一家呢?”

“买下是不难的,但一年 365 天,我怎能天天在此船上,要有一个

人……”林继祖原来要答出的话是“可以买下,由你看管”。因为,有一次在福州大桥头卸货之后,他带阿海及部分船工上岸,那些船工一下子就不见了。他知道这帮人必是上大桥头“船仔”玩女人去,只有阿海贴身跟随,真是寸步不离。走在挤挤攘攘的大街上,人高马大的阿海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商店里的货品五彩缤纷,阿海何曾见过?这年轻人“肚裆袋”里已有些大洋了,但阿海一件也没买。林老板对这个伙计的评价是:可靠、不贪。加上他在海上的神枪名声,由此人管船,再适合不过了。可是,林继祖想,由阿海自己“出招”更好,那必会加大对他的压力,好让他更有责任心。

阿海到底资历浅,哪里知道老板有如此深沉的城府,便高声答道:

“唉!就算一年有366天,我也可不离船!”

“那么船猴呢?”林老板向船工们瞟了一眼,轻声地说。

“船猴?”阿海的即刻反应是:机会来了,把结拜兄弟们统统叫来,这好比上梁山,大家热闹一场!但他要开口时刻,注意到了老板诚信的目光,因此马上把话刹住。阿海真的冒出一身冷汗,他想到,纸包不住火,老板一旦得知我的兄弟就是快船上的海盗,那岂不砸了锅灶,万事皆休矣!于是他支吾道:

“那不难,不难找,除了老大,其余人只不过是识水性的苦力。”

阿海知道老板不满意眼前这帮船工,便继续说:“我们邻村东家村,航海的人多,找他们去。”

“东家村?”吐了这三个字之后,林继祖就沉默了。

阿海自作聪明,以为老板怕东家村余姓的族人太强悍,将来不好调遣。龙田这天下,街上施、何、张三姓的祠堂坐镇,乡下大体是港头王氏还有薛氏称霸。但对俞、余两姓,有一首顺口溜,用福清话唱来是押韵的:“人则并人未,不是按(要)你是。”因此,阿海鼓励道:

“有俞老师傅从中斡旋,花点小钱,凡事好办。”

林继祖哪有不懂的道理。但不是凡事“钱”字都了得。阿海哪里知道老板另有苦衷!不过,当林继祖含糊地说句“以后再说吧”之后,阿海就不出声了。

但阿海的意见,却促使生意人林继祖在心中打了两天算盘并作出抉择。他把一批福橘交给涵江客户,银货两清之后,空船回到海口镇,就跟海口“福”字号船东谈妥交易,过了订金。

海口船东也姓林,原籍是本镇岑兜村人,说是林则徐旁系后裔。虽然林则徐出生在福州,但祖家人从不放过这同乡的光彩。林老船东今日摆出八仙桌大席厚待继祖,除了因为交易做成,常例礼节之外,还期望能得到回请,以便有幸结识客户的父亲林老秀才。村间人都听说,当年县太爷为求得林秀才墨宝,叫随从备了鞭炮“一声雷”,秀才写一字,“雷”响一声,多气派,多难得。因此,老船东请了镇上的所有名人来作陪,单是这一点就够隆重的了,何况,今日主理的大厨师,是“县城第一勺”阿雅大师嫡传弟子的大舅子本人。他绝对不会让粗菜“蛎猴”上桌!

林继祖深知,海口人在酒桌上的特点是说不完的本镇名胜古迹:北宋政和年间建的龙江桥,元朝至正元年开龕的岩石弥勒佛像,明洪武年间建的镇东卫城、万安所城等等。老人们不管你听了多少遍,开了口就收不住,不厌其烦地重述着,热心地把你当做第一次听闻,而且旁人还介入补充,没完没了。但林继祖常在此间进出,深知海口毕竟是有许多古迹可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听,要不然,何以“一年走海口,三年讲未了”?这顺口溜的口气绝对不像海口人自吹的。他认为问题并不出在老人身上,如果年轻人有重大建树,老人们嘴里就不可能只有“海口桥,利桥塔”这些古迹。不过,林继祖今天要赶回渔溪,六十里路翻山涉水,如何是好?

真是万幸之至！今天林老船东没等客人开口，做主人的他却先侃起“敝人先祖林公则徐”的丰功伟绩，说得十分简要，几乎跟继祖可以倒背如流的内容无大区别。其间也绝对简洁地豁边，插入一小段山东好汉戚继光率浙江兵马在海口除倭寇的故事。之后，当陪客们还来不及插嘴谈龙江桥的时刻，他就言归正传了，并郑重其事，十分诚恳地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哟！船交给你，还是我们林家的，不可惜！不可惜！”但老人话语的尾声有些沙哑。停顿片刻，他继续说道：“如果不是因为……”他实在说不下去了。

继祖明白，如果这老人不是因为遇到难事要急用钱，是不会这样干脆割爱相让的。据船工们说，老头子从来都把这艘船叫作“我的宝乌龙”，因为靠它养家糊口，每次出航都烧香，每次回航都放鞭炮。日子久了，这船在老人心中成为宝，甚至是神。

在呷了一口酒之后，老船东平静多了，继续他未说完的话：

“行船靠的是舵手老大，这老大也是我们林氏本家，福厦这一线，他航行了几十年，海路熟得像豆豉，不宜换新手。”之后，他压低嗓子：“至于船工，他们搬搬运运，做完你的工，不偷即可，管他得不得杨梅疮！”老人神秘一笑，立即收拢了嘴。

海口林氏与渔溪迳江林氏不同支系，但如果哪一方出阵与别姓械斗，只要招呼一声，义不容辞，绝对拔刀相助，不过，互相间却无法按辈分称呼。继祖看这老人与自己父亲年纪不相上下，便揖拳道：“遵从世伯教导，晚侄就此谢别！”随之起身离席。对如此热情的长者，继祖很想说出，诸如“择吉恭请世伯屈驾光临舍下，以尽地主之谊”的客套话，但他不敢说。他深知，父亲有多么傲慢，哪肯见没有“功名”，没有太多学识的人。

阿海给老板叫来了竹轿，备了两套人马轮替抬轿赶路。这样的安排，使继祖很满意。老板上轿前，像跟平辈老朋友告别那样，亲热地拍